

欽定隋書

卷十
三之
十五

隋書卷十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八

音樂上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爲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湏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標舉人

倫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諸邦國
樹風成化象德昭功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
降有則宮商垂範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
疎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敬內和合情飾貌猶陰陽
以成化若日月以爲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撤懸士無
故不撤琴瑟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興起
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犧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闕神農五
弦事與功偕其來已尚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
顓頊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湯
曰護武王曰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

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猷樂情膏潤
傳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厝而不
用也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
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
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
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日大予樂郊廟上
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則孝經
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
宴羣臣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儻我者也

其四曰短簫饒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十月吉辰始用烝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鐘磬苻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將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于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爲詩歌以勗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

旁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
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
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
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
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材而命管
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叶
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魯風
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
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顏何驟請頗
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若夫二南斯理八風揚

節順序旁通妖淫屏棄宮徵流唱翱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眞君子益厚小人無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而虞帝昌紂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紊則王政在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周官大司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漢郊廟及武樂三百八十人煬帝矜奢頗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括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者凡三百餘人並付太樂倡優擾雜咸來萃止其哀管新聲淫弦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云

梁氏之初樂緣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遂下詔

訪百寮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
辨賤而韶護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託魏晉以來陵替
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醺
失四懸之儀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舊事匪存未獲
釐正寤寐有懷所爲歎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
於是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沈約奏答曰竊以秦代滅學
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
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常
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
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

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掇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卽編次以爲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旣是行已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漢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旣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應樂推之符實宜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而樂書淪亡尋案無所宜選諸生分令尋討經史百家凡

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乃委一舊學撰爲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使五英懷慙六莖興愧是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詞皆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旣素善鍾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爲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應鐘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鐘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鐘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

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鐘絃用一百八十八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強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強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爲十二笛黃鐘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大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鐘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鐘笛

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
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
聲飲古鐘玉律并周代古鐘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
施以七聲莫不和韻是時北中郎司馬何佟之上言案
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
昭夏今樂府之夏唯變王夏爲皇夏蓋緣秦漢以來稱
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
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爲舛謬莫斯之甚請下禮
局改正周捨議以爲禮王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
用樂一也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

皇夏二樂有異於禮爲乖宜除永至還用皇夏又禮尸
出入奏肆夏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設惟在人神其與
迎牲之樂不可濫也宋季失禮頓虧舊則神入廟門遂
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接祖考之靈斯皆前代之深
疵當今所宜改也時議又以爲周禮云若樂六變天神
皆降神居上玄去還怳忽降則自至迎則無所可改迎
爲降而送依前式又周禮云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
得而禮地宜依舊爲迎神並從之又以明堂設樂大略
與南郊不殊惟壇堂異名而無就燎之位明堂則徧歌
五帝其餘同於郊式焉初宋齊代祀天地祭宗廟準漢

祠太一后土盡用宮懸又太常任昉亦據王肅議云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兆庶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作今六代舞獨分用之不厭人心遂依肅議祀祭郊廟備六代樂至是帝曰周官分樂饗祀虞書止鳴兩懸求之於古無宮懸之議何事人禮縟事神禮簡也天子襲衮而至敬不文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爲貴矣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萬舞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祗用六代樂也其後卽言分樂序之以祭以享此乃曉然可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載籍初無

郊禋宗廟徧舞六代之文唯明堂位曰禘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夫祭尚於敬無使樂繁禮黷是以季氏逮闇而祭繼之以燭有司跛倚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質明而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不知禮乎若依肅議郊既有迎送之樂又有登歌各頌功德徧以六代繼之出入方待樂終此則乖於仲尼躋晏朝之意矣於是不備宮懸不徧舞六代逐所應須卽設懸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宜以至敬所應施用耳宗廟省迎送之樂以其闕宮靈宅也齊

永明中舞人冠幘並簪筆帝曰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舞
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譙履於是去
筆又晉及宋齊懸鐘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黃鐘之宮
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編鐘其東衡大於鐃不知何
代所作其東鐃鐘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
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皆如此
一面設建鼓於四隅懸內四面各有祝敔帝曰著晉宋史
者皆言太元永嘉四年四廂金石大備今檢樂府止有
黃鐘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四廂備
樂之文其義焉在於是除去衡鐘設十二鐃鐘各依辰

位而應其律每一罇鐘則設編鐘磬各一虞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大觀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撤食之雅焉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咸樂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序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皇帝出入宋孝建二年秋起